

讀報觀影罪言

馬星野

中國新聞學會暨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理事長馬星野先生，於二月廿八日應邀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之藝文界春筵茶會中，以「讀報觀影罪言」為題發表致詞，指陳當前大眾傳播媒介之缺失及今後之努力方向，極具警世及惕勵作用，特輯印全文，藉供參考。

馬星野先生致詞全文：

陳奇祿先生真是一位奇人，他能化無為有，化腐朽為神奇。他擔任文健會主任委員，臺大教授們都為他捏一把汗。文健會預算，一再地減少，文健會工作範圍，一再地擴大。居然因為奇祿先生的奇招，一眨眼之間，他推動了文藝界、傳播界，大大的動員起來，這一本「文藝座談實錄」，便是他呼風喚雨、化無為有的「奇招」證據，真是一個奇蹟。

應該加強憂患意識

我在文化界已是一個老兵，沒有創造的新奇的意見，可以在今天諸位青年才俊、文豪大師前說話。但是因為昨天元宵節陰雨淒淒的下午，無燈無月，看了中視的「國劇大展」，胡少安演蔣相如與陳元正演廉頗的一齣「將相和」的感動，心中感覺到我們文藝界傳播界有聽一聽劇中「虞

大夫」的話，加強一點憂患意識的必要。想一想臺灣海峽對岸兇殘奸詐的共產黨，其謀奪臺灣自由樂土的野心，遠超過了戰國時代虎狼的暴秦，而我們島上的「團結一致」、「國家至上」、「抗敵第一」的心理，遠不如趙國的藺相如與廉頗。讓共黨統戰的間諜，都混到文化大學政治系裏面來，那些「臺獨」份子及「親臺獨」份子，主張與北平謀和談判的學者專家們，根本忘記了我們現正在鄧小平虎視眈眈之下，及口蜜腹劍的陰謀之中，忘記了強敵，而勇于攻擊反共愛國的中國國民黨。

文化界未配合時代

我忝爲大眾傳播界一份子，我每天看報紙與看電視，及各形各色的雜誌，總有趙孟頫「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的痛心。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文化界所表現的是配合不上我們國家與時代所要求的。我們有一些文學家藝術家們，男的不做陸游，女的不做李清照，更談不到「怒髮衝冠」的岳武穆，擊鼓長江的梁紅玉。我們把臺北當做紙醉金迷的上海，「直把杭州作汴州」。我們有很多的柳永型的頹廢派文學家，柳永的文學觀人生觀是「忍把浮名，換了淺酌低唱」。醇酒與美人，是宋朝偏安時代文學家們的追求目的，但是柳永之流，比起我們少數的文學家藝術家，是小巫見大巫了。

一邊是大聲叫着「憂患意識」、「愛國情緒」、「解救大陸同胞」；一邊是把藍毓莉、胡錦捧成女孩所崇拜、男孩所沉醉、大名傾國的女英豪。請看近日的報紙，有那幾家不把藍毓莉的「

封面女郎」新聞，用寶貴的大篇幅，大號的字體，刺激的標題，還附着「封面女郎」的若隱若現的照片，來污染我們文藝的空氣、男女學生的頭腦。柳永所描寫只是「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而我們的報紙雜誌，不是捧藍毓莉這個歌星，而是藍小姐她的美體，不是她的美體，而是她的粉腿，不是她的粉腿，而是那方寸之地。這即使宋朝的柳屯田看到，也會臉紅。我們憂國憂民的文化領導者們，爲什麼使我們傳播事業、文化事業，墮落到這個地步。

忘記了中國舊文化

大家看不起中國舊文化舊文學、舊戲劇、舊繪畫，而向美國的好萊塢、百老匯、「花花公子」、瑪麗蓮夢露靠攏。我們大報或小報的副刊，一味向刺激、男女、劍俠、妖姬的方向努力。外國人如此，外國小說戲劇如此。我們爲什麼要假道學？美國能，我們爲什麼不能？我記得胡漢民有一次批評陳友仁主持下的武漢外交部，全部只說英語，不講一句中國話（因爲陳部長不懂中文）。胡先生說：「現在外交部已變成外文部了。交變爲文，簡直忘八，忘八者，忘記了中國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也。」

電視劇集誨淫誨盜

我每天看下午七時半的電視新聞後，要看八時到九時的連續劇，這是黃金時間，是少長老幼夫婦兒女，在家中欣賞藝術文學的時間。連續劇的主題都很正確，但編劇的人，總要插入許多「

強暴」、「偷人」、「亂倫」、「調戲婦女」、「奸淫婦女」的故事，活靈活現的演出。近如某電視人見人愛的「王天豪」，愛上了人家的後母，又愛上前母的女兒，更同日本女間諜同床共枕，看起來編劇的要把王天豪變成愛國革命的國民革命軍大英雄。再如把會打抱不平的阿郎，造成兩拳無敵的大好漢，又是天才雕刻家。聽說女主角「文心」真的愛上他了，假戲變成真事。因為編劇者說他是大好人、大英雄。難道沒有「暴力」與「色情」，便沒有電視劇可編嗎？已故梅長齡先生主持中影，「八百壯士」與「英烈千秋」，裏面並沒有「色情」、「強暴」，也是受大眾歡迎，使中影賺大錢，以後中視的「戰國風雲」連續劇及「大漢天威」都沒有什麼「床戲」、「裸戲」，沒有「誨淫」、「誨盜」，也是大賺其錢，受盡歡迎，得到嘉獎啊！

色情與藝術的分野

電視報紙，不歸文化建設會管理，而歸新聞局管理，新聞局的苦痛，我十分清楚。近來准演一部出名淫蕩的電影什麼「夫人的情人」，新聞局立刻受到報紙的批評。不是批評新聞局讓他演出，而批評新聞局剪去太多，不該把某夫人在爬在樹上看到男子的性器而全身震盪，將樹枝都折斷了的一幕剪去；或不該把某夫人與情郎在行淫時震盪得羣雞大叫大飛的一幕剪去；或他二人在雨中野合而畫面不夠明顯，這些被剪去或隱去的部份，報紙編者，都認為是藝術，是這部文學名著的最精采部份。這些話，並不是小報中幽默小品，而是大報中訪問留美學者的言論。

文化工作責任重大

我們文化已到了這步田地，爲什麼不替電視觀眾與他們的父母、祖父母想一想。桃花扇作者孔雲亭先生在哀江南中罵阮大鍼、馬士英們是「不愁弓矢下殘唐」。我們現在沒有皇帝，文化工作者即是無冕之王。我們如無憂患意識，長此荒唐下去，則將使陳隋煙月，與晉宋偏安之最後命運落在我們這一代身上了。

新年開始，我說這樣不吉利話，尙請陳先生與文壇諸位女士先生予以曲諒！謝謝。

